

国际人权律师：中共强摘器官仍在持续

【明慧网二零一四年六月一日】多年来,中共及其所属机构通过强摘器官用于移植手术牟取暴利的做法,受到国际社会广泛谴责。二零一四年五月二十八日晚,国际著名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David Matas)在多伦多大学举办的一个论坛上说,负责器官移植的中国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曾说要结束从囚犯身上获取器官,但他最近改口称,不会取消从囚犯身上获取器官,而是将其与自愿捐献者的做法合在一起。

麦塔斯说,中国的一名器官移植官员王海波(Wang Haibo 音译)在解释黄洁夫的话时称,中国政府不会宣布结束使用囚犯器官的时间表,“问题是,‘中国何时才能解决捐献器官短缺的问题?’很多事情在我们的控制之外。”

“很多事情在我们的

控制之外’的说法,与二零一一年黄洁夫说‘他不会获得必要的政治支持,马上改变从死囚犯身上获取器官的做法’如出一辙。”麦塔斯说,所有试图改变中国从囚犯身上获取器官的努力,又回到了起点。

二零零六年,证人安妮公开指控中共在辽宁省沈阳市苏家屯医院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后,麦塔斯和加拿大前亚太司司长乔高(David Kilgour)对该指控展开了独立第三方调查。结果至少发现了五十二项可证实的证据,证明中国存在从活人身上摘取器官做移植的暴行,而大部份受害者是法轮功学员。二零一零年出版的《血腥的器官摘取》收集了有关证据。

听完麦塔斯的演讲后,加拿大器官移植协会(Step by Step Organ Transplant Association)创办者及首席



图：国际著名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在多伦多大学举办的一个论坛上谈中共强摘人体器官罪行。

执行官乔治·马塞罗发言说,去中国接受器官移植,你可能“成了谋杀案的一部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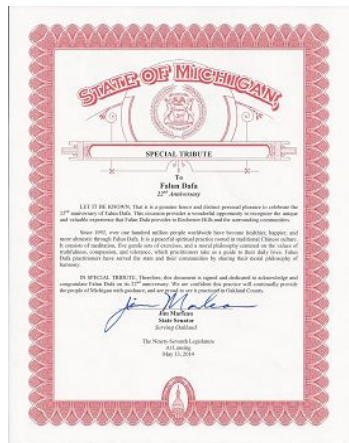
马塞罗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我要对所有去中国接受了器官移植的人说,看着镜子问自己:当知道有人被杀,你才能活着后,你能忍受自己吗?”

“我会要求在中国接受了器官移植的人站出来



抗议,要求改变。”马塞罗说。◇

密西根州参议员颁发感谢信赞扬法轮功



图：Jim Marleau 州参议员褒奖信原文

【明慧网二零一四年六月二日】(明慧记者徐菁编译报道)二零一四年五月,密西根州参议员吉姆·马尔(Jim Marleau)签发了特别感谢信(Special Tribute to Falun Dafa),感谢法轮大法为社区带来的独特而有价值的理念。并赞扬通过修炼法轮功,世界各地的人们都变得更健康,更快乐,更无私。

据悉,除这封特殊感谢信以外,密西根州法轮大法

学会还收到了包括底特律市市长在内的九封来自美国密西根州参众两院政要颁发的特别褒奖感谢信,恭贺世界法轮大法日。

感谢信中说:“这封感谢信是让人们知道,这是一个独特的荣誉,颁发给法轮大法,庆祝法轮大法弘传二十二年,同时提供了一个极好的机会,认识到法轮大法为罗切斯特山市和周边社区带来的独特而有价值的理念。

自一九九二年以来,一亿多世界各地的人们,通过法轮大法,都变得更健康,更快乐,更无私。这是一个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和平的精神实践。

作为特殊的奖励,因此签署本文件,并致力于承认并祝贺法轮大法弘传二十二年,我们有理由相信,这种功法将继续带给密西根州人提供指导,并自豪地看到功法在奥克兰县(Oakland County)弘传。”◇

被迫害命危的张金库在黑龙江呼兰监狱遭毒打

(明慧网通讯员黑龙江省报道) 黑龙江省七台河勃利县法轮功学员张金库的家人,二零一四年五月二十三日上午又一次到呼兰监狱,要求探视张金库,一直等到下午两点半左右才见到张金库。张金库的表情呆板、语言迟钝、生活根本不能自理,在张金库被架出来的那一刻,在场的家属,包括不认识的人都落泪了。

张金库被迫害得根本不会迈步,是被用小車推到接見室门口的,然后由两个犯人架着拖进接見室。在拖拽的过程中,张金库的裤子被拖掉了。

张金库艰难地抓起电话吃力地对家属说:一个叫王洪彬的人打他,还有一个叫宋洋的老头也打他,把他的头往地上磕,并用物件打他的头,致使他耳朵往外滴水,并且伴有头痛,现在他每天都非常难受……张金库还有好多话没等说完,监狱一吴姓警察强行按断了张金库的电话,三分钟会见被中断。

张金库的妻子拿着电话不放,对里边按断电话的警察说,你拿起电话来,我跟你说,可里边的吴姓警察根本不予理睬,示意那两个犯人把张金库弄走。那两个犯人把张金库抬起就走,张金库的手死死地抓住窗边的铁栅栏不放,只想多看家人一眼,多和家人说上一句话,可是张金库的体力毕竟不支,家属隔着玻璃窗,眼看着张金库的手被犯人掰开,强行抬走,任凭家属喊破喉咙,里边的警察根本就不屑理会,匆匆把张金库抬走。

外边的这些家属包括其他人全都愤怒了,使劲地敲打着玻璃窗,哭着喊着。更有人当场大骂监狱的警察流氓、土匪,这更让世人看清了中共警察的无理、变态嘴脸。

悲愤中的张金库的妻子及亲人去找监狱长投诉,在监狱长的楼下被一个自称是办公室主任的人拦住,说是狱长不在,狱长下班了,他打电话给联系监狱医院(张金库一直被关在监狱医院)。家属不相信他的话,坚持上楼找狱长。张金库的妻子经过这一番折腾,体力不支,蹲在狱长的楼下剧烈地咳嗽、呕吐,亲人忙把她抱到

楼下的台阶上休息。

监狱医院的教导员于猛来给家属解释刚才所发生的一切。于猛声称:你们接见问寒问暖都可以,但是你们说别的就不行,就会中止会见;刚才的吴姓警察把张金库抬走是对的,就是他在场也同样会这么做的。至于张金库挨打的事,他矢口否认,他说他的办公室和张金库一墙之隔,根本就没有人打他,你们打电话我就过来了,已经来的够快了。

家属说不放心张金库挨打的事,因为张金库不说谎,那两个犯人当着我家属的面还那么嚣张,没准现在对他什么样呢。于猛声称:他手下管理两百多犯人,根本就没有打人的事发生,如果你们看到有外伤或眼睛封喉等,就是挨打了,你们看到了吗?如果有人打张金库,他会负全部责任。

家属请在场的两个警察作证,对于于猛的解释家属根本就不相信,坚持要见张金库,要么就上楼找狱长。最后他们研究决定,说是狱长现在下班了,接见室也关门了,不可能让家属接见了。如果家属不放心可以让家属和张金库通个电话,最后家属也只好答应了。这样家属被安排由两名警察“陪着”和张金库通了电话,中间又有两次电话被中断,张金库还是说有人打他的事。

放下电话,家属怎么能放心得了,就刚才于猛的态度更说明了一切,如果中共的监狱不打人,佳木斯监狱怎么会在半个月之内打死秦月明、刘传江、于云刚三人。张金库随时随地都会有危险的,家属强烈要求下周一无论如何得见上张金库一面,最后监狱答应让张金库和家属周一见面,但前提是,如果张金库和家属有一方说些乱七八糟或没用的,那么接见还是会被停止。

在这种压力下,家属好不容易等到了周一,见到了张金库,监狱如临大敌,张金库由两名犯人、两名警察“陪同”,其中一名警察的警号是2305589,外面也有两名警察“陪同”在家属身边,告诉家属应该说什么,不该说什么,否则接见会被终止,并

且把围观的人都驱逐到了接见室的另一边,不让围观。

在这种情况下,家属眼睛看着张金库,心里明知道他身体上和心理上承受着很大的委屈、痛苦,嘴里却说着双关语,张金库还是说他被打的事,无奈家属只好打断他的话。就这样,他们的对话还被停止过两次,最后张金库伤心地说,他会被害死。家属只能安慰他说,有人打你就找警察。张金库说找他们就骂我。

里面的警察和外面的警察不时地看着手表,恨不得时间马上就到。而对于张金库和他的家属来说,每一分每一秒都是无比珍贵的,下一次接见又不知会是什么时候,张金库的身体也不知会被迫害成什么样子。半小时的时间很快过去了,里边的警察迫不及待的指使犯人把张金库架走。张金库的姐姐一直跟到张金库被架出接见室的门外、直到在视线中消失……

张金库的家人正好看到监狱医院的于猛,家属上前和他打招呼,跟他说:张金库现在都这样了,你们还和他一样的较劲干啥,真要出点什么事,对谁都不好。告诉他身边的人不要再打他、吓唬他了,你看他在接见的过程中不断的用手摸头,而且还不时的伸舌头,他肯定是受刺激了,我们家属担心他会被逼成精神病,他现在生活已不能自理,你看他这边电话已经被监狱停止了接听(所谓到时间了),他还抱着电话一个劲地说。于猛也承认张金库精神不正常。家属又说了许多将心比心的话,希望他能善待法轮功学员。

张金库于二零一三年三月二十九日在依兰县被绑架,之后遭警察毒打、“苏秦背剑”等酷刑,牙被打掉,左肋被打成重伤,由外伤引起肺部发炎成肺结核。他后来被中共法院非法判刑五年,被关押到呼兰监狱后,继续遭殴打、摧残,身体状况持续恶化,多次性命垂危。期间,呼兰监狱“610”教改科科长王晓臣,要求张金库“转化”,遭到拒绝后,王晓臣曾三次不让家属探视。◇